

陆军文集

第三卷·话剧

3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陆军文集. 3, 话剧/陆军著. -南京: 江苏文艺出版社, 2005. 12

ISBN 7-5399-2283-4

I. 陆... II. 陆... III. ①陆军-文集②话剧-剧本-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17.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5)第119538号

书 名 陆军文集(第3卷)
作 者 陆 军
责任编辑 沈 瑞
装帧设计 袁银昌
责任校对 江 慧
责任监制 胡小河 张莘莘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印 刷 常熟市华通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江苏省新华书店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 13.625
字 数 29.2 万
版 次 2005 年 12 月第 1 版 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000 (精)
标准书号 ISBN7-5399-2283-4/I. 2156
定 价 360 00 元 (共 8 卷)

江苏文艺出版社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作者近影（2005）

我是一个业余的“乡村歌手”，我为脚下的这片土地而吟唱，如同任何一个稍稍有点历史渊源的村庄里都有那么几位满怀忧伤的民间艺人一样。所不同的是，我比他们幸运，因为我有机会进入了大学，并学会了用文字记录自己对人生的感受……

上海戏剧学院教授

摄影：唐西林

出版说明

《陆军文集》收录了上海戏剧学院教授陆军先生自新时期以来二十余年间的主要著述作品，包括江苏文艺出版社、上海文艺出版社、中国戏剧出版社、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纵横出版社、佳恩出版社等出版的六种著作。

《陆军文集》各卷编次，按体裁内容归类辑录，现分为戏曲两卷，话剧一卷，短剧一卷，影视文学一卷，理论两卷，散文一卷，共八卷。

编纂工作得到许多专家、学者以及作者家乡上海市松江区领导与松江区史志办的支持、协助，特别是松江区档案馆提供了很多有价值的资料，在此一并谨表由衷的谢忱。



陆军文集·第三卷

目录

话剧

夏天的记忆	001
相约星期六	047
白杨陵事件	127
浪漫的村庄	179
偶然事件	263
情人河	289
花娘	343

附录

论戏剧的多重假定/钱久元	409
简论喜剧《浪漫的村庄》的语言特色/曹树钧	421
后记	426

夏天的记忆

人物表

- 秋子 人称秋嫂
罗小山 高考落榜的打工仔
张二毛 建筑“包工头”，秋嫂的丈夫

这是一个女人和两个男人的故事；这是一个你在梦中似曾亲历，又不断被先人重复的古老传说；这是一个以其惊人的巧合方式呈现，在冥冥之中又仿佛受人驱使的命运原型……

一

叙述者 [一束光打在叙述者身上,他的眼神里写满了忧郁。
生活如同一部冗长的小说,最精彩的段落总是只有那么几页。在我的生命经历中,总是忘不了三年前的那个夏天一段铭心刻骨的经历。夏天又到了,这是我大学生活的最后一个暑假,我又踏上了寻找我的那个夏天的历程,寻找我的秋子……

[灯暗。

[列车轰鸣声。

[麦收时节。

[很远很远,仿佛从天边来,在舞台的深处,秋嫂,一个四十来岁的农妇拉着一辆装满麦子的板车艰难而疲惫地挪动着双脚。

[响起画外音,是秋嫂丈夫张二毛的声音:“秋子,这是我第十一次求你了,我们还是离了吧,求求你放我一马,我知道我对不起你……”

[演区 A 灯亮。

[路口。

[张二毛穿着一身崭新的廉价西装,背着一个鼓鼓囊囊的黑包在与秋子话别。

张二毛 回吧回吧,都快到长途站了,一会车来了,上上下下

的,全是人,多尴尬!

秋子 再送送你嘛!结婚这么多年,第一次分手,心里头不踏实,以后,你可要一个人过了呀!

张二毛 哎呀,又不是到国外去,不过是在广州,再说,我舅舅在那里都安排好了,怕啥!

秋子 二毛,听说那边的男男女女都是花花肠子的,你去了,可别变心哪。

张二毛 又来了又来了,昨晚跟你说了大半夜,怎么还不放心哪?

秋子 敲敲警钟嘛!二毛——

张二毛 哎,别二毛二毛的。我舅舅说,他那建筑公司可是个大企业,来来往往的都是些头面人物,以后要是介绍起来,说这是我的总经理助理张二毛先生,多扫兴。所以,他特地请个文化人为我改了名,叫张摩尔。

秋子 二毛变成了猫儿,还不是一个样!

张二毛 不是猫儿,是摩尔!(掏出名片)这不,舅舅把名片都寄来了,看看!

秋子 (看名片)摩尔,像外国人的名字。

张二毛 现在要的就是这个味,仔细瞧瞧什么官衔?

秋子 (读名片)“海天建筑装潢总公司第十九分公司总经理助理兼人事保卫部部长”,哈!我家二毛都成部长啦!

张二毛 (严肃地纠正)不是二毛,是摩尔,摩尔部长!

秋子 是,摩尔部长!

[两人乐。]

秋子 (忽然止笑,神情严肃起来)二毛……

张二毛 怎么了?

秋子 我忽然想到一件事。

张二毛 什么事?

秋子 如今这年头真让人看不懂,昨天还赤着双脚、在挑大粪的人,今天印一盒名片,扎一根领带,忽然摇身一变就成了经理什么的,这能成吗?

张二毛 这叫改革,改革就要有勇气。我舅舅当时不过是跟我一样的小木匠,手艺还不如我,可他胆子大,一闯出去,几年折腾下来就成了百万富翁。我张二毛,不,张摩尔哪点比舅舅差?就是差他那股勇气。舅舅过去不是一直夸我,人聪明,有灵气,文化也比他高,现在我终于觉悟了,还来得及,你就等着做你的百万富翁的张太太吧!

秋子 看你美的,真要成了百万富翁,早就把我甩了!

张二毛 我要是甩了你,名字倒过来写!

秋子 那还不容易,猫儿又成了二毛,正好。

张二毛 要不,我发个誓,我真要变了心,让雷来劈、电来击、车来撞——

秋子 别别!(急捂住丈夫口,幸福地伏在张二毛胸前)

张二毛 (拥住秋嫂)秋子,我走了!咱女儿快上中学了,我不担心,我担心的是我妈,又聋又瞎,瘫在床上,从今往后就苦了你一个人了!

秋子 这你就放心吧!要不要也让我们来发个誓?

张二毛 我相信你,秋子!我走了。

秋子 (依依不舍地)多来信!

张二毛 哎!

[两人挥泪告别。

[灯渐暗。

[秋嫂依然拉着她的麦车在缓缓而行。

[张二毛的声音在继续：“……秋子，我也是没有办法呀，那个狐狸精怀孕了，她说要是我不与你离了，就告我强奸了她，让我去坐牢。还有，我办的那家公司的执照，那些工程都是她给我搞来的，我现在是离不开她了呀，秋子……”

[演区 B 灯亮。

[某城市公寓。

[秋嫂肩背手提一包包土产、衣物来探望丈夫，她掏出一张纸，在对门牌号。

[响起一民工的声音：“你找张总经理啊，这会儿他还没有起床呢！要不，我给你写个地址，你是她的什么人呀？……”

[秋嫂在一门前站住，举手敲门，见无反应，继续拍门。

[传来一个女人不耐烦的声音：“谁呀！”

[秋嫂一惊，怀疑敲错了门，又对纸条，确认无疑，再拍门。

[张二毛穿着睡衣、打着呵欠，趿着拖鞋慢悠悠过来开门，嘴里咕哝着什么。

[门开了，张二毛与秋嫂四目对视。

张二毛 (一脸惊慌)秋子,你、你、你怎么来了!

秋子 怎么,不方便?

张二毛 连招呼都不打一个,否则我到车站去接你。

[门内女人声:“摩尔,是谁呀?”]

张二毛 啊!噢,是,是一个朋友!

秋子 我是你的朋友?那么,她是你的什么人?

张二毛 秋子,一时跟你说不清楚,你先去工地,我一会就来。

[门内女人声:“摩尔,你把我的睡衣扔哪儿啦,快来呀!”]

张二毛 (尴尬地朝秋嫂笑笑,转身)哎,来了!来了!(匆忙入内,又回头说了一句)你先离开这儿,等会我什么都告诉你!

[门内女人声:“摩尔!”]

张二毛 来啦来啦!(入内)

[秋嫂呆住,悲泪泉涌,她无力地转过身来,手中的东西落在地上。

[灯渐暗。

[秋嫂依然拉着她的麦车在缓缓而行。

[张二毛的声音在继续:“……秋子,这么些年,你为我照顾双目失明、瘫痪在床的我的妈妈尽了心、尽了力、尽了孝,我张摩尔这辈子不会忘了你的大恩大德,如果你同意离了,家里的房子、存款以及所有的财产都归你,我另外再给你二十万,你另找一个男人过吧……”]

[秋嫂拉着麦车,渐渐走近观众,她额前的秀发都被汗水、泪水打湿了。]

[秋嫂拉车上桥,车轮卡住,久拉不动。]

[罗小山,一个二十出头的小伙子,穿一套肮脏的牛仔服,背一破旧筒包,阳刚气十足地上。他见秋嫂的麦车卡在那儿,忙上前相助,用力一推,车顺利地上了桥坡。]

[秋嫂放下车把,回头朝罗小山道谢,顺势取下头巾擦汗。这时候我们才发现,造物主真是太神奇了,她给了这个劳心劳力的乡村女子一张与她的实际年龄极不相称的漂亮的脸,罗小山被震撼了,他呆呆地望着秋嫂,有点局促不安。]

秋 子 谢谢你,小弟弟!

罗小山 不,不用谢! 秋嫂——

秋 子 (诧异)咦,你怎么知道我叫秋嫂?

罗小山 噢,是村里的人告诉我的。他们说,你是个好心肠的女人,丈夫在外面发了大财,自己还在家里服侍双目失明的婆婆,还耕种了一片责任田,真不容易。

秋 子 谢谢你的夸奖,小弟弟!(拉麦车欲行)

罗小山 秋嫂——

秋 子 (回过头来)……

罗小山 你那么劳累,就不想找个帮工吗?

秋 子 这么说,你是个想找活干的打工仔?

罗小山 (使劲地点点头)我有的是力气,一担能挑三百斤,而且,从不睡懒觉。

- 秋子 (认真地打量了一下罗小山)你还像个学生。
- 罗小山 说得对,高中毕业以后,我连考了三年大学都没考上,头年差三分,第二年差二分,第三年差一分,我准备还要去考一次,我相信我能考上!
- 秋子 那为什么不在家好好复习功课?
- 罗小山 (黯然神伤)家?……我的家就像一只漏水的木船,一口破了底的铁锅。
- 秋子 怎么了?
- 罗小山 很早很早的时候,妈妈就离开了这个世界,爸爸带着我和两个妹妹一起生活。三年前爸爸得了胃癌,开刀后就一直没有好过,家里欠了一屁股的债,两个妹妹也面临着失学,所以,我必须出来挣钱,用我的肩膀支撑这个家,同时我又不想丢弃上大学的梦,秋嫂,你能帮帮我吧?
- 秋子 (同情地叹了口气)你叫什么名字!
- 罗小山 罗小山,人家都叫我小山。
- 秋子 多大?
- 罗小山 二十三了。
- 秋子 二十三,我可以做你妈了,好吧,你留下吧!
- 罗小山 谢谢秋嫂!
- 秋子 回吧!(拉起麦车欲行)
- 罗小山 (兴奋地)哎!我来!(接过秋嫂手里的麦车欢快地下)
- [秋嫂目送着罗小山下,她系上头巾,慢慢下。]
- [灯暗。]

二

[辽阔的田野。

[放达的江南田山歌此起彼伏。

[田山歌：妹妹田里麦子黄，

请来哥哥收刈忙；

挂起镰刀插青秧，

田里绿了急煞娘。

女儿啊，你送点心时间长，

莲心粽子白砂糖；

到底是粽子伴糖糖伴粽，

还是郎伴妹来妹伴郎？！

[秋嫂与罗小山在田头劳作的场面。

[秋嫂在插秧，手似蜻蜓点水，灵巧优美。

[罗小山在担秧，步履轻快，潇洒的抛秧动作。

[秋嫂与罗小山在“经绳”(江南农村插秧时必需的工序，两人各执秧绳一端，在水田的两端用杖杆量出宽度，然后经“起绳、拖绳、抛绳、紧绳”等顺序，将秧绳固定，使插秧者有绳可依，保证秧隼笔直、整齐，既利秧苗生长，更利日后田间管理，整个“经绳”动作十分好看，可歌可舞，且以男女相互配合为佳)。

[罗小山与秋嫂并肩插秧。

秋子 小山，敢不敢跟我比一比？

罗小山 当然。

秋 子 开始!

罗小山 开始!

[两人比赛插秧,手起手落,水花飞溅。

[传来村民们的助威声,喝彩声。

[须臾,秋嫂抬头擦汗,罗小山渐渐占了上风,秋嫂欣慰地笑了,她忙弯腰追上去。

[罗小山取秧,正巧秋嫂也去取秧,两个人同时抓住一个秧把,秋嫂手一松,罗小山仰面一跤,跌在水田里,变成了大花脸,两人开心地笑起来。

[秋嫂扶起罗小山。

[放达的田山歌又起……

[黄昏。河边。

[秋嫂与罗小山肩扛农具,边走边谈。

秋 子 小山,想不到你小小年纪,力气这么大,对农活还这么精通。

罗小山 我七岁的时候就跟爸爸下田了。

秋 子 怪不得。小山,你知道吗?往年农忙,我们家总是最后一个完工,今年多亏了你,居然全村第一家插好秧,今晚,我要好好慰劳慰劳你。

罗小山 打谷场上的麦子还没有脱粒呢,要慰劳,也得等全忙好了再说。

秋 子 按规矩,插好黄秧,就算忙好了,等麦子脱粒了,嫂子再慰劳你一次!

罗小山 那今晚慰劳我什么呀?

秋 子 我让隔壁梭子婶张二伯从镇上带了不少菜,中午又